



守寧行知錄卷二十七

告城隍神文

惟神奉

上帝命司城隍惟某奉

天子命守民社是與神共此土也今

天子睿聖昭

上帝明威福善禍淫陰陽理一治幽治明是宜各盡乃

司謹於涖境之初布告誠意以希神聽某為

天子吏凜



天子訓

天子嘗書清慎勤三大字頒賜臣工敢不惟茲是勗顧  
清者易察察恐流於刻覈慎者易畏畏恐卽於猶豫  
勤者易銳銳恐涉於煩猥刻覈非所以長人猶豫或  
至於廢事煩猥不足爲法守皆非司牧者所宜有也  
某本短材承乏邊郡六邑之廣將以布政萬民之衆  
將以觀化政修六府化和三事政化有關尚賴神力  
潛啓而默佑之若夫戀榮利惜身家知善不爲罔法  
行私攬轡之日指天自矢其或不恭神宜昭鑒至於

山川咸寧雨暘時若災厲不作時和年豐惟神之功  
惟民之福某與其茲土敢要孚信以祈

上帝降康藉報

天子謹告

巳巳科試誓文

聖朝籲俊必由泮水端士進身美哉基始拔尤擢秀任  
重文衡慎於郡試其源迺清東浙人文四明稱最夙  
慕英聲幸叨師帥回思幼學冀遇知音身膺校閱敢  
負初心爲 國求賢矢公不貳

天地鬼神實聞斯誓丹黃甲乙神之格思目迷五色惟  
神相之陽鱗必斥首抑奔競軋苗無譏文體是正苞  
苴務絕請託勿徇振起孤寒以廣作人私弊旣祛彙  
征有吉告於學使同指皦日

辛未歲試誓文  
昨歲錄科校試童子矢公矢慎告諸

天地神明關防嚴密從無暮夜之求屏絕書函亦無情  
面之託所拔前茅皆係真才實學入泮者十有八九  
六邑首名無一遺落至學院按臨並不私薦一人私  
囑一事頗蒙嘆服忻慰鄙心今值歲科用申前誓其  
誓曰勿聽情勿受賄勿使曳白者倖登而孤寒者淹  
滯其有不明不公

天鑒不遠不佑於我躬

壬申科試誓文

朝廷取士重之以膠庠督學衡文先之以郡邑良以真  
才羅致必歷試而益彰尤必私弊肅清斯公道之不  
泯倘或砥硠亂售將荆山有抱璞之悲魚目混收則  
滄海有遺珠之泣故士子之始進必以正而有司之  
提調利用嚴也某初珥筆於承明歷含香於郎署一  
麾出守五載於茲每念童子時就試風簷曾閱呶呶  
之苦今忝二千石高居鈴閣敢忘校拔之公用是前  
錄歲科屢申盟誓

天地昭鑒鬼神式臨所幸各憲信其無私學臺諒其迂  
直僚屬不敢有所干縉紳未嘗有所怨總以內質衾  
影者外對儒童庶幾下進賢才者上裨  
聖化茲復當校士之期重矢齋心之願聰明正直徧虛  
空盡是神祇濃淡平奇取試卷原無成格惟祈所錄  
必以至公謹誓

甲戌歲試誓文

竊惟事之秉公者恐其久而易變人之相與者恐其  
習而易徇某代匱寧郡七易干支歲科之試童子今  
四度矣前此每值考期莫不精白一心矢諸天日幸  
所錄者足以下孚人士之望上蒙學臺之賞雖不能  
媲美於藻鑑亦不致貽誚於冬烘第是比年以來月  
有課季有試儒童之名多熟於耳儒童之文多熟於  
目某某孤寒之子間或知之某某門第之盛間或知  
之倘於暗中摸索失一習知之士而復搜於落卷則

將至於徇得一習知之士而避嫌於私拔則又近於  
矯前三次院試皆首按寧郡限期迫促急於發案不  
及多爲覆試苟自以至公者取士而士之不肯者或  
出之贗作或得之藍本以相欺蒙不幾以若渴之懷  
徒見嗤於如蠲之技乎乃今之考試又值學使按臨  
唯有寬錄以廣進取之階嚴核以重冠軍之選此某  
所以謹終如始務期相與有成而唯恐其久而易變  
習而易徇也

皇天后土實聞斯言

告 聖廟演樂文

維康熙三十有一年歲次壬申六月朔越六日甲申  
寧波府知府加一級張某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  
之奠敢昭告於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曰恭惟

聖代崇

師聿隆祀典學宮垂制宜備禮儀今某承乏海邦師帥  
殷薦雖虔而攷稽闕里明禋聲容未協爰遵成憲更  
訂樂章置禮器以列几筵習登歌而修綴兆庶幾執



簫秉翟二丁之祀事有光振玉聲金百代之典章無  
斁敬因樂舞演成用申祭告於昭在上伏冀式臨尚  
饗

○ 祭董孝子文

維年月日知寧波府事張某謹以牲醴之儀致祭於  
漢勅封董孝子之神曰嘗聞古之以孝名者多矣若  
值乎事之變而能循理之常又推類以全仇人之親  
卒復其仇而不廢國法守志以終其身未有如神之  
所爲曲致而各當洵可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假  
令神築室大隱溪濱承歡處順無王寄之難效孟恭  
武姜士游之養親其孝自若也卽有王寄之難不暇  
審慎奮然忘身比於趙娥之刺季壽於都亭其孝自

若也及事聞和帝下詔褒嘉釋罪擢諫議郎神或拜命若江次翁母歿赴聘而官中郎其孝自若也乃神之所爲皆不出於是則其心蓋有大不忍者而非尋常言孝之人所能及矣夫有不共之仇而不報非孝也然不待葬而遽報之自蹈刑辟是以孝而廢禮也報其子而不顧其親之生無養死無葬猶非仁也旣報而不自陳於官以倖免死將廢法而非勇也赦而拜爵涵然不辭是以親之死爲利而尤非所以爲孝也凡此皆孝子之所難兼者而神兼盡之漢詔所稱

至行卓然又稱蒙難不渝誠孝子仁人之用心爲人所不能爲豈不信哉乃或者謂神以汲水之便移居與王寄鄰非孔子里仁爲美擇不處仁之義殊不思堯舜之世不能禁孔王之生而周之懿親尚有三叔皆非意計之所能料爲此說者烏足以知神之所爲也故神謝世時安帝卽勅封立祠爲天下法唐宋以來歷世相傳明洪武中封神載在祀典今神之子孫綿綿繁盛通金籍乘朱輪者不可勝數天之所以報孝子者亦豈尋常之所能及乎某往讀史冊欽慕高

風今竊祿仁孝之里親承豆籩敬陳辭而奠筆以冀神之來格焉尚饗

○ 祭賀秘監文

遊梅市者羨子真之求仙過柴桑者懷泉明之棲逸風流所在景慕無窮况乎西陵下車宜表褚公之里東陽出守更題沈約之樓事有同揆情難自己者乎如唐太子賓客兼秘書監贈禮部尚書賀公者英鍾赤堇生於鄧之響巖居近黃林名其宅曰高尚獻書闕下擢超羣拔類之科剖竹任城有鳴琴種花之譽洎遷太常博士入麗政殿而纂典文旋晉禮部侍郎加集賢院而參密勿充青宮之侍讀宰相誇兩命之

榮定東封之禮儀天子賜八分之贊尋以玉牒秘文  
獨嘉諷對遂除太子賓客兼領秘書然而才雄學富  
自致雲霄志逸神清寧忘泉石加以性成侗儻雅擅  
品題目如秋水鄴侯應卿相之稱詩泣鬼神太白起  
謫仙之鑿文豪酒聖獨冠飲中八仙金籙羽衣自署  
四明狂客於時天寶改元林甫初相宴安是徂時事  
可知公乃託夢遊於帝居疏請度爲道士捨宅作千  
秋之觀承恩賜一曲之湖青門設餞徧集羣英翠華  
親臨光輝睿藻較之東都供帳道旁歎二疏之賢神

武掛冠海外寄逢萌之跡無茲寵遇異此明時且夫  
介石之貞知幾貴早彰纓之繫遺榮正難假使眷戀  
龍樓遲回鶴樹植世播遷之後處人骨肉之間幾何  
不同夜郎之流終亦無解靈武之犯乃知蘭草自焚  
龔生之天年誠天尊羹入想季鷹之秋風已遲豈若  
公識在九齡之先意堅四皓之隱從赤松遊庶追高  
躅入白蓮社可繼後塵是以丹壑歸真乾元有哀榮  
之詔湖亭遺像奕世奉逸老之祠劉煦傳於文苑未  
盡風徽宋祁列之隱逸尤乖義類某縹帙景行非徒

茅氏之訣銅符代匱如入鄭公之鄉映兩湖之日月  
依然仙嶠浮空接三島之星辰尚有瑤臺含霧昔九  
重製序著勵俗勸人之文今百世聞風多廉頑立懦  
之效况聞精靈不昧元和曾見傳經妙道長生天台  
亦逢賣藥睹茲廟貌如炙光儀几筵陳薦恨無脯擘  
麒麟沼沚肅將顛望馭臨鸞鶴尚饗

○祭石將軍文

嘗觀郡邑之載在祀典者或爲其鄉之人或仕宦於  
其地或流寓於其鄉其生也有功德及於民而禦災  
捍患之績著其沒也傳祀於無窮與天之風雲雷雨  
地之山川社稷三才並立同爲正神非是則憑一物  
偶然之靈氣以惑愚人而欺後世皆淫祠也若將軍  
之廟祀寧郡傳自宋建炎中高宗幸明州與金人戰  
於高橋忽見陰霧晝晦神兵被野有大旗前導號曰  
石將軍以啓中興之烈故立廟祀之至今五百餘歲

血食不替或曰將軍卽宋太平興國初崇信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衛國公贈尚書令追封武威郡王者也王本開封人不產於明史傳所載宦跡亦未嘗涉明之境然身沒二百年而能顯靈茲土昭其捍患之功何哉蓋王本佐命名將歷著戰勳其心惟知有宋室也生爲英傑死爲神明當國祚播遷之際高橋一戰勢孔迫矣苟非王之神兵陰助寇衆奔駭則旗靡鼓死之餘楊沂中等亦安決其必勝乎故以王之靈著功德於身後不必生其鄉宦遊流寓其地而與天地之正氣相流通傳世愈久而民之有疾癘水旱禱於廟者無不響應洵非偶然之靈氣所能託也漢關壯繆公解人也仕於蜀以大義顯應迄今祠廟徧邊隅海外觀王之靈旗猶以將軍爲號則乃心宋室與壯繆之於漢豈有異哉五月十五日郡有常祭敬備禮儀并述典祀之義原功德之由著靈爽之實陳告下風用祈昭鑒尚饗

祭宋太守李公文

維年月日知寧波府事張某謹以少牢清酌之奠致祭於宋明州太守誥封惠應侯李公之神曰惟明州之疆土兮界碧海而迴環嗟原田之每每兮虞潮汐之潺潺澇則百頃產鼃兮化斥鹵於隄間曠則千疇龜坼兮瀉下流而不還匪堤防之有要兮苦稼穡之維艱故水利之聿興兮實民生之攸關溯千古之循良兮徵李公其誰與旣神化而宜民兮復廢修而墜舉察湖水之所瀦兮伊東錢爲最巨滙夫七十二溪

兮周乎八十里許築唐代之殘址兮擴陸侯之遺緒  
設六梁以洩盈兮建四碓以備貯隨時宜而啓閉兮  
溥美利於七鄉旣蓄洩之盡善兮雖暑旱其何傷明  
民食公之德兮盡歌誦而莫忘於湖北之青山兮立  
廟貌以烝嘗非特昭夫報賽兮亦祈禱而降康功德  
久而彌著兮膺朝典之煌煌賜廟額爲嘉澤兮追侯  
封曰惠應歷元明以迄今兮肅豆登而將敬重移祀  
於塔嶺兮合萬民而同慶某忝刺夫此邦兮緬前猷  
之輝映觀葑蔓之日滋兮愧難修夫美政擷溪毛以

陳辭兮希清高之神聽尚饗



告天妃文

聖人在上德被遐方河清兆瑞海波不揚天函日出莫  
不來王獻珍貢玉必歷汪洋且弛海禁萬國通商南  
連閩粵北抵遼陽西窮瀚海東指扶桑貿遷貨貝遠  
駕舟航占風有候測水難量鼇身倚伏魚眼光芒倏  
忽閃爍不知其方惟神所主濟此溟滄波濤涉險如  
履康莊恭惟天妃顯應明章肇封元祐廟祀烝嘗嘉  
號屢晉靈慈允當民依其庇國賴其祥緬溯功烈典  
冊皇皇水旱疫癘有禱必償寇氛殄滅陰助斧斨使

舟遇颶神降於檣運艘逆浪火現神光廣濟明著記  
載旂常歷世有赫於今無疆聿新廟貌輪奐輝煌鯨  
吹永息龍護弗傷救寧函夏時若雨暘默相

天子函贊

上蒼四明瘠土民苦輸將魚鹽蜃蛤各利其鄉番踪市  
舶阜財是望所藉神佑錫福穰穰割牲以體采藻在  
筐既酌桂酒亦奠椒漿千秋頌德山高水長

祈晴文

竊照雨暘時若乃盛世之休徵災沴潛消實靈神之  
默佑茲值晚禾秀稔之際正需秋陽臨照之時不期  
淫雨連綿狂風颶發三農惟怨虞南畝之將沉萬寶  
所資恐西成之失望本府自維涼德致此愁霖顧職  
司守土未能格

帝以名休徵而典祀明神是必庇民而昭捍患爲此特  
肅齋心敬移文牒伏希式鑒轉達

蒼穹陰霾頓撥俾月違箕畢之星陽煦弘敷見日轉義

和之馭則稼穡之有秋皆聲靈之錫福本府實竚望於城隍之神焉

祈晴文二

竊照春疇東作全須膏雨之滋秋稼西成必藉陽和之煦今歲昔當耕耨既苦旱暵爲災茲辰正值刈收復罹淋漓爲患田間稊穗奚堪狼籍於洪波比戶倉箱恐致漂淹於巨浸雖弭災有藉於司牧惟降福全恃乎神靈爲此移牒城隍尊神垂念已熟之嘉禾萬民待食宜恤積時之霪雨五穀貽憂轉達

帝天速臨暄日庶農民共安收穫而幽明胥慶有年矣

牒城隍神止風文

竊惟寧郡民貧全資地力每以歲之豐歉爲百姓之安危今自仲夏以來彌天赤日刮地炎風早禾發秀而焦枯晚稻懸畚而莫種渠乾土坼千里如焚米貴糧騰一郡待斃本府業於本月初一日牒告尊神初三日建壇祈禱迎龍請聖幾無虛日無奈屢叩無靈殆由天高莫聽又於本月十四日按漢儒董公春秋繁露之法更建壇於南門之外以祀蚩尤之神第見陰雲四合可望入地之甘霖孰意巽二橫吹仍現當

守寧行知錄 卷二十七 九  
空之皎日萬民呼號莫禁六邑哀苦難聞本府爲一郡之長受

天子付託之重尊神乃一郡之神受

國家祀典之隆職有攸司均干民社當茲下民垂死之日豈忍坐視顛連爲此謹牒伏乞鑒昭立賜奏申

上帝救此子遺勅龍行雨迅止炎風並移會合郡風雲

雷雨山川社禩之神各顯靈異共啓好生官民幸甚

○ 繁露祈雨疏

青冥布澤萬物仰利濟之功蒼昊垂膏羣生荷長養之德惟瞻天而歎喟斯仰屋而憂雲爰率屬祈年敢偕民禱雨切某身膺民社職任撫綏幸數年以來不嗟鮮飽慶六邑之下免歎無襦茲因天降疾威用是民遭旱暵念此海澨山陬之衆必失望於三秋哀我火耕水耨之民早傷心於半菽百姓之室家焉賴一郡之軍國何資竟夜拊膺終朝省已或遏奸政拙城有點鼠之憑或旌善典疎郡鮮祥鸞之集或治賦過

催科之急。疾苦罔聞。或用刑失。欽恤之心。痛癢不切。或苞苴是視。連宵暮夜。金多。或暗昧長昏。六月霜飛。冤結。或驕侈是尚。民多暴殄之愆。或刁健成風。戶盡梟張之氣。致昊天之不恤。俾下土之如焚。然亦曾矢敬恭。無如莫移悔怒。萬姓有倒懸之急。搶地呼天。一時絕解慍之思。撥雲現日。憶昔賢蛟龍入夢。爰著春秋繁露之篇。念今人風雨誠求。特效月令祈禱之法。茲當季夏。炎帝司辰。敬命黃冠。投誠紫極。伏願蛇醫致雨。蜥蜴興雲。石燕飛滿山城。商羊舞來澤服。旣優旣渥。起枯槁於桑田。如櫛如壖。祝盈寧於婦子。庶幾羣沾膏潤。從茲悉受帡幪。罔旣敷陳。伏惟昭格。

○ 繁露謝雨疏

竊惟風雨不時乃上帝之震怒田疇失望實下民之  
咨嗟寧郡自旱魃爲災應龍肆虐水枯河竭竟成陸  
地行舟土燥泥乾難向龜紋布種夔見而商羊不舞  
宿列而驄馬無聞用是合郡文武官吏率衆齋心虔  
禱按董子之法祀蚩尤之神雖滂沛未沾而霖霖時  
有四野雀躍咸欣陰氣之已通六邑霓瞻尚冀如膏  
之普霑某等恐屢告則瀆思特祭爲酬爰薦牲牢更  
陳饁醴伏願憫茲萬姓救此一方油然勃然大施霑

足之澤優矣。渥矣。永垂利濟之功。統惟鑒降。無任悚  
惶。

祭天井山龍神文

并序

癸酉夏。明州旱。一時官民惶懼。爰修雩事。悉按董  
子繁露法行焉。先是循俗迎龍聖於天井諸山。不  
應。乃有以穢物投井。為觸龍之說。進者。諸當事其  
非之。屢請屢抑。不果行。至季夏丁酉夕。忽夢青衣  
人。狀甚偉。來謝余。且云。為禱於

上帝。不數日當雨。驚寤。異其事。記之。至廿七巳亥。果大  
澍。始知感應之理。為不爽。觸龍之誕。而難誣也。爰  
記其事。且誌以詩。遙瞻潑墨滿山岑。特為明州喜



雨吟。但道觸龍成誕事。誰知振甲報齋心。迎眸賦  
畝村村綠。得意桑麻寸寸金。聞說隨車能立致。低  
徊未免媿商霖。

竊惟興雲致雨五方各有專司。布澤乘陽四序用茲  
成歲。故詩歌霑足喜。及曾孫卽易占雲雷道。歸君子  
念其德涼。忽招旱魃絕跡。商羊政乖。貽憾馮夸。翻騰  
夔首萬姓。有倒懸之急。羣工無旋轉之方。先迎尊神  
特崇虔禱。嗣因霖霖雖降。猶悵滂沱未施。忽來觸龍  
之詞。思激奮飛之怒。本府以尊神或潛或躍。具變化  
之能。或降或升。有成宜之利。未奉

上

帝之命。無關使者之愆。卽強令作浪興波。恐害及居  
民廬舍。若或致摧山墮石。反禍延近里田疇。責有攸  
分。譴當平任。况燃犀聊試燭影。含嗔且炙燕相娛。批  
鱗不享。是以力阻物議。不顧訛言。孰意感及神聰。轉  
求真漠無聲。子夜夢入黃堂。有脚陽春。恩流玉府。長  
育鬢鬢。藥師不憚乘驄。阿香轟騰介休。無煩借葢。俾  
遠近之普澍。致原隰之同沾。百室無憂。萬民有賴。謹  
以牲醴。用布齋心。尚冀昭垂。永貽後澤。謹疏。

以慈於民之德也... 治之世寧容有此豈某之德不修歟刑或濫歟苛政之猛有以名之歟是人事所宜省某守土者之責也

告慈邑山神驅虎文

竊照慈谿縣八都九都及十四五六都地方逼近山麓深谷逶迤灌木陰翳向有虎豹窟穴其間自某奉簡命來守茲郡越四載藉

聖天子聲靈百獸效順從無猛虎之出為民害者今冬春之際突聞虎患出入靡常肆其搏噬以致居者警夜行者避途狩獵者不即於林樵蘇者相戒於路至治之世寧容有此豈某之德不修歟刑或濫歟苛政之猛有以名之歟是人事所宜省某守土者之責也

至於山靈享祀有神以主之受此方社蜡之祭當大  
昭捍禦之功用布誠悃敬告山神陰助驅除爲民錫  
福昔劉昆守弘農而虎負子渡河童恢令不其而虎  
傷人者服罪某之菲薄雖不及二賢然神之視民如  
傷千古一轍也今已檄行邑令擇遣獵戶捕逐尚祈  
明神籲告

天帝幽明同心以祛此災虎或有知自匿踪跡於深巖  
豐草中願神以五丁力士守之不令更出永爲藩籬  
若驅諸他境以鄰國爲壑非某願也其有會奮爪牙

橫斃人命者 國法冥誅均不可宥必設阱張羅操  
長戈勁矢以務擒獲俾隕首剝皮明正厥辜毋使漏  
網以爲作孽者鑒如此神可不負民之禋祀某可藉  
手以報

朝廷倘某之失職不克鑒格於  
上帝惟降罰於某躬幸勿徒苦我百姓爲也謹告

諭白二相公檄

并序

寧郡儒童孫文淵妻被魅。魅狀如人。白晝能往來。衣箭衣。冠纓笠。自稱白二相公。穴於樹。出入儀導。至則婦見之。他人弗見也。延巫與法官治之。愈肆。不得已。來訴於余。余笑且辭。文淵引韓公驅鱷魚事爲喻。堅請不已。因發硃封。令封樹。次日又來訴云。魅頗怖。然暮夜猶至。且言汝夫訟我。當令腹痛。今妻楚殆斃。余聞呌然。因艸檄。命經歷官往諭之。越三日。文淵拜堂下曰。公檄至。魅二日斂息。昨夕

來則無衣冠儀導。泣言公威難犯。將有所適。踉蹌而去。今妻腹病愈。能飲食矣。荷公恩來謝。余惟鬼怪之事。君子不道。然檄能驅之。益以彰。

聖天子聲靈。幽明協應也。康熙三十二年五月記。

寧波府使經歷官某檄白二相公而告之曰。哲王在御。民物各安其所。幽明各協其位。今

上聖神文武蠻彝歸化。嶽瀆效靈。薄海內外。罔不率俾。凡奉

天子明命。安民輯暴。除惡明紀。苟隸其境內。皆得而治。

之。茲孫文淵來訴。謂汝矚其室而辱其妻。皇皇盛世。不宜有此。汝其鬼耶。神耶。妖耶。祟耶。余固奉

詔來。泣斯土者。聞以樹爲穴。樹固寧之產也。聚族處於斯。汝亦寧之屬也。乃以相公爲號。亦雅好文譽。而托名善類者也。衣冠恪遵時王之制。又儼然有知無鉅細。而罔敢或越者也。宜悚

天子之法。歛踪息喙。與人無爭。夫何肆行不道。眩惑強梁。殊封相示。猶然不悛。豈職膺刺郡。肯甘心委置。不能與一物爭。雄長於光天化日之下哉。且鑽穴相窺。

中庸行知錄 卷二十七  
庸愚不齒汝而爲神當覓解佩於仙姝汝而爲妖亦  
當求結褵於同類曾何所利而覲顏冒耻爲之黷亂  
悖常是謂蔑禮姦淫狂暴是謂無法與匹夫爭不可  
而况抗

天子之命吏竊亦見其惑矣今與汝約檄到速避瓜李  
之嫌永杜往來之跡毋擾我人民毋壞我法度如其  
不然是冥頑不靈也是殘戾無知也目無太守不遵  
天子命令也有一於此皆所必誅太守則選士伐樹積  
火焚巢犁庭掃穴汝卽或僥倖漏脫族類何辜并罹

此慘其熟思無悔故檄

守寧行知錄卷二十八

○署齋警座銘 并序

余筮仕中翰游歷刑戶二曹戊辰秋奉

命出守四明車驅南下至嘉平初吉抵任自念少奉家

訓長通宦籍

恩榮之報未竭涓埃迺者竊祿海隅

天威咫尺敢不益勵清白以答生成退食署齋敬思補

過爰銘座以自警其辭曰

天心仁愛

帝德聰明設官班政惠此民生郡有太守職在綏寧上  
宣德意下達輿情正已率屬尚有典型

天子垂訓三字是程首重廉節其一曰清民脂爾俸矧  
敢私營其次曰慎戰戰兢兢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  
次日勤夜寐夙興毋敢戲豫毋敢荒寘伊予薄劣久  
荷

殊榮昔忝載筆出入

禁庭恭繕

國書

錫典頒膺

實錄 聖訓告成  
賜宴及綾緞表裏

秋官執法必期允平民

曹覈賦必察虧盈一麾出守尤切淵冰東南凋瘵寧

土首稱襟江帶海火耨水耕初弛洋禁五方雜毗標

營控壓四境列兵肇建定邑立社築城領茲銅虎厥

任匪輕兵農禮樂錢穀刑名此數大事務盡其誠誕

敷文教樹之風聲膠庠課士修行明經軍精時給毋

使呼庚和衷文武以戢紛爭蓋藏必飭補助兼行魚

鹽蜃蛤民利莫搜百工食力各售其能商賈列肆不

塵不征有利必舉有弊必懲寧人息訟備鞭可停時



和民樂廼兆豐亨不侮鰥寡不畏強陵不茹不吐剛  
柔勿傾濟寬濟猛競綵勿形勿任喜怒勿涉誇矜不  
受一錢不徇一情不枉一法不濫一刑焚香告

天永矢忠貞庶纘世德以報

朝廷警心觸日用著斯銘

○ 勸捐賑文

竊惟王政莫大於救荒蓋造化或有缺憾賴人事以  
補之論保衛之任則文武職事之責也論睦恤之誼  
則鄉井里黨之事也今歲寧郡夏災秋復天吳爲患  
刈穫多不足去豐年遠甚余職任守土心焉傷之因  
乏長孺之節屢繪鄭俠之圖借常平之穀以救農請  
未解之租以潤士貸金平糶百計經營視橫經負耒  
之衆居肆握奇之儔稍安中澤獨是此備作窮氓皆  
平日之所藉以力南畝急公家供軍糈養富室者也

今日不謀所以賑之保無有歌此離而咏長楚者乎  
幸此邦諸同事捐俸傾篋與余同心而况有瓜葛之  
親桑梓之誼者亦烏容若秦越人之貌不相恤耶夫  
割一席之奉可濟一家之饑損一襲之衣可資百口  
之食所貴乎有餘者非徒履豐席盛僅圖自適已也  
己巳歲敝邑不登余家賑米萬石謬膺

褒旨庚午慈邑饑有一二好施士特爲表揚至今留連  
余懷不能去毋論冥漠報施或及其身或及其後世  
但使人欣之慕之聞而樂道之稱爲一鄉之善士一

國之善士視聚爲怨府卒遭奇變而一時俱盡者其  
得失不大相逕庭哉余用是樂與爾紳士大賈富民  
共爲君子焉

○ 寧波府題名記

宋王元之爲待漏院記述宰執所有事而辨心術之邪正以示規司馬君實爲諫院題名記推及於後之人歷指而議其賢否以明可愬自是記題名者或述職守或昭勸懲多引伸二公之意以爲文而其文皆足以揭日月而不朽寧郡之有題名自前明萬曆九年辛巳臨淮李公一本始立石堂東偏紀一代之郡守僚佐至崇禎三年庚午昭武陳公之美續紀庚戌以後諸公復立石西偏今觀李公之記原朝廷之官

制明疆域之形勢舉政事之大端其辭甚約而斤斤以傳其姓氏爵里待尚論者望同官之振勵陳公之記則上下古今感論時事簿書期會唯以不克勝任爲憂抑衰世之志矣而究其指歸所以述職守而昭勸懲猶是古人之意也我

國家統一區宇五十餘年來守茲土者政治彪炳志乘載之父老能言之顧或附姓名於舊碑或尚闕焉未列予抵任七載一切廢墜次第修舉因與僚友謀更立石以題名自

國朝鼎新之年始且告之曰寧郡廻環海澨

章皇帝時慎固封守嘗遣棄邊界而民失魚鹽蜃蛤之利皇皇然若不終日

今上聖神文武以百年不靖之寇氛歸命

闕下大弛海禁梯航而入貢者萬國商賈雲集百貨具備市井之間四民樂業稱太平焉其官制則裁缺司李而增置稅關改

賜舟山名定海山而特設縣治其兵制則提督駐於郡城總戎駐於定邑此因革損益之大較也且予顧名

思義知府者何知也者主也主乎一府之事也予迂拙之性耿介之操幸爲各上憲所素諒有所建白輒見施行而自辨於心術之萌其克告無疚者幾何矧後人之指議其可必乎然題名之設則又不獨述職守昭勸懲已也蓋稽其歲月考其政事可以觀世運之升降知封疆之謐擾察民風之盛衰故書名書爵書里書受事之歲時悉如明李陳二公例而凜然於宋王司馬二公之垂戒記之以告來者

○ 復題藜碧軒記

予性安湫隘不樂起土木之工洎止六載未嘗增置一椽一壁向覽輿志郡治後有藜碧軒爲宋米公芾所題字今故址已漫滅不可考而襄陽之書亦不知自何年淪失撫時懷古慨焉增欷儀仗庫之東有世寄堂乃明嘉靖時鄭公威所建閱百五十餘年梁柱雖存而瓦甍多爲蟻封牖戶沒於蝨食予恐其傾圮也甲戌初夏捐俸資庀材鳩工以葺理之暨茨丹雘惟其直陋而已無取華靡其後軒面府山山之上下

古木數十本於時新綠初展秀色撲衣好鳥間關悅  
人情性覩斯景也遙憶藜碧之名可當之而無愧故  
復題此額懸之軒中夫物序人風遞相禪易廼者鄭  
公之堂日就朽腐米公之字化為烟雲則後之視今  
其感槩又可知也所冀方將君子時加繕理不使鞠  
於荒榛茂草則藜碧之已廢者因世寄而復存予亦  
得竊附古人述而不作爰是援筆記之以告同志云

### 尚德亭記

世寄堂之北府山之陽有隙地橫徑數十武可以習  
射予旣葺堂後爲藜碧軒又於迤東門道稍加增築  
擴一楹爲小亭顏曰尚德每值僚友之過從者於此  
乎觀射序飲焉或曰方今

聖人在上海不揚波二千石爲

天子敷文治優優宣化可矣奚以射爲予曰不然至治  
之世安不忘危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備  
者必有文事寧三面濱海巖郡也距城四十里蛟門

虎蹲之間卽臨大洋卉服雕題者不啻數千國皆可  
風颿直指前朝戎器不戒往往有海鯨之警今

朝廷德威遐播重譯來庭大弛洋禁商賈雲集賜舟山  
名定海設邑治光被之盛誠至於海隅日出罔不率  
俾矣乃猶厯東顧之憂命提軍統五營重兵控壓於  
府又命元戎領三營於懸海定邑以犄角之其制詳  
明其意深遠也予聽事之暇率平頭數輩樹侯張弧  
而文武諸公善射者皆樂就予校藝則凡隸籍於伍  
者皆將曰彼文治者尚講於射况吾儕韎韁附注其

敢不厲弓矢審決拾以從事於是武備修明遠人震  
讙而海疆之鞏固長如磐石苞桑可也且使寧屬六  
邑之民間之爲父者以爲父鵠爲子者以爲子鵠比  
禮比樂正體直志而彬彬乎觀敬讓之成焉此尤予  
所以名尚德之意也是亭與所葺世寄堂藁碧軒同  
時落成約費俸資四十餘金一草不以取民財一工  
不以役民力庶明 昭代設兵之義并宣

皇帝卹民之仁於是乎記

○ 奉川新立義學記

聖天子御宇治致昇平誕敷文教

命天下府州縣修建學宮又首新太學以爲四方觀型  
其時余忝直承明見天下之奏庠序落成者無虛日  
而且義學社學因之並舉竊深慶幸以爲郁郁乎右  
文之盛矣戊辰冬余出守四明稽察郡邑兩庠輦飛  
翰與而又有月湖書院爲義學因分俸延師以訓迪  
寒峻子弟遂以此意作率屬邑乃奉化令施君告余  
曰往者奉川代有聞人如舒文靖之理學戴拾遺之



孤忠陳司空宋長史之節概樓宣獻王恭簡之事業  
皆師表羣倫彪炳天壤光儒林而昭史冊其他懿行  
彰聞爲人稱道弗絕者復指不勝屈何盛也若此歟  
攷當時澤宮之外別有書院社學其於教育人材爲  
尤切今施君倣而行之相擇善地得廢圃於澤宮之  
東建學焉是役也不費民財不煩民力經營備辦胥  
出已貲越兩歲而始成若施君者可謂有志師古教  
化斯民者矣施君又言其制後有閣五樞兩廂夾之  
廂各有舍每間可坐二人其前爲講堂三間七楹崇

敞軒豁牖戶檻疏俱極堅緻東行又有方塘臨砌碧  
梧新植可絃可咏其具館餼備膏火資繕修者有舊  
存學田二十二畝餘又增置田二十畝歲取其租以  
供用而士之下帷其中者可以誦讀不輟矣且施君  
雅博古而又喜論制舉義每於自公之暇數往課業  
而鼓舞之遇試士輒屏竿牘搜索真才丁卯分較浙  
闈所拔皆知名士至其律已甚廉恆於署內隙地傭  
奴菽蔬以自給上府則出錢賃小舟從役數人輕裝  
蕭然道塗無有知而屬目也其政事凡赴訟者約三

日內自詣聽斷至則立決放釋其催科令民自封投  
櫃不少染指耗羨委攝鄞篆在同城知之甚悉足以  
定其居官梗概矣今方以循卓膺兩臺剡薦  
內召爲諫臣於其瀕行諸生孫冢輩恐斯學久而廢墜  
也公呈請詳并乞余言勒石余嘉施君好學師古有  
志於道符余夙昔慶幸之心遂不辭而援筆以記之  
若夫襄事之姓氏例得列於碑陰故不贅云

○ 四明校士錄序

文章與政事相表裏自古有一代之治則必有一代  
之文易所謂化成天下也天工亮而歌敘興官禮成  
而雅頌作非以其太和元氣絪縕天壤故英華自有  
不可掩抑者乎今 國家深仁厚澤媿美虞周而浙  
東西爲瀕海之地年來貢琛獻雉內外悉臣

聖天子特命大中丞張公巡撫兩浙恩威兼著遠近肅  
然尤孜孜以勸學行禮扶起斯文爲急余不敏承乏  
四明夙夜寅恭精白自矢上念我

皇上慎簡牧守之意而卽體中丞公正身率屬之心四載於茲始終不敢懈因於公餘之暇與郡中士子課藝論文思得後來之秀爲異日黼黻太平之助七庠衿士各盡所長而余亦表章不遺餘力樂鳳毛之耀日戒魚目之混珠至科歲試童子尤兢兢業業不少假借苞苴竿牘屏斥務嚴此一片愛才之心真有可  
以質鬼神矢天日者郡故有月湖書院澄潭碧水輝映文章單門有志者悉令就學余時枉騎過之日有課月有程不啻父師之誨子弟也歲積月累都爲一

集寧少毋多寧嚴毋濫讐校再三余乃喟然於文章之不易易也自念垂髫入塾先君子課子甚勤言規行矩寸陰不妄費余兄弟同堂肄業每當寒宵永漏燈火熒然鷄甫鳴卽起背誦於制舉義一道攻苦多年其中深淺離合之故至今了了胸臆竊謂文之佳者必本之程朱以正其理探之經傳以厚其意叅之歐蘇以達其氣考之守溪震川正希大士之屬以定其歸而後文可言也雖其間開闔變化抑揚擒縱之妙萬有不齊而要之必不可有者有二曰浮曰腐必

不可無者有二曰切曰新鉢腎鑊肝清肌密理上句  
之詞不可通之下句此題之論不可易之他題是則  
所謂切也影嚮游移隔靴搔癢其可謂之文乎春江  
濯錦天際明霞議論發前賢所未破詞句吐昔人所  
未有是則所謂新也庸腔爛拍塵飯土羹其可謂之  
文乎切乃不浮新則不腐陳幾亭常以新切二字爲  
救時之的余之兢兢持擇於是集再三甄別者亦惟  
取其新焉切焉而已矣由是充其學擴其才他日爲  
國風雨而安知不於

聖天子久道化成之治有裨萬一乎鄞令黃君與余同  
志因益以所錄試卷合付梓人黃君儒者其勤勤教  
育之意有足嘉尚例得并書

○ 撫憲校刻南軒先生四書語錄序

儒者必以體諸躬行者爲教教人必以希聖者爲歸  
聖狂曷分乎分於義利而已義者何天理是也利者  
何人欲是也孔言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孟言爲善者  
舜之徒爲利者蹠之徒皆深切著明與唐虞危微之  
旨相發至宋儒南軒宣公深得乎無所爲而然之理  
謂教人莫先於義利之辨其所指遏人欲擴天理蓋  
千古聖學之大本也宣公秉魏公家學聞道最蚤詳  
載宋史道學接濂洛關閩之傳與朱子相劇切所著

論語解十卷孟子說七卷文公集註多所采取朱子  
又嘗定其集四十四卷序而行之一時學者奉爲典  
訓逮茲將五百年簡冊散佚獲窺其全書者亦鮮矣  
今大中丞張公撫浙行臯夔而心鄒魯以禮樂化民  
正人心風俗爲首務適宣公二十二世孫嘉楨以其  
先人所輯南軒先生四書語錄呈請刊布并全集將  
次第付剞劂氏大中丞公嘉其善述錫弁言以表章  
之與徽國大文後先輝映而且新其祠宇載諸秩祀  
斯廼

聖朝理學昌明之會五百歲而道統攸屬其在茲乎夫

宣公與大中丞公同氏族又俱蜀產也昔程正公至  
蜀遇笈叟醬翁莫不深析易理是巴川道學之盛殆  
於家至戶曉况兩公之心理同符有若合契者哉予  
刺郡海隅以事涖省會樂觀其書之成將俾讀者盡  
知宣公之所以爲教正其誼不謀其利且不徒視語  
錄爲空文而必躬體而力行之希顏一編非獨讓宣  
公專美真儒者事也大中丞公方抒孔孟之道敷唐  
虞之治人欲淨而天理還小人消而君子長舉世爲

平康正直之民則今日表彰嘉禎之善述卽禮樂化  
民之一端也其功在風俗人心豈不鉅哉

慈令禮記約旨序

今

天子重經術四海鼓舞思奮莫不各執一經爭濯磨以  
應當世之求惟禮記一書因紀載浩繁操觚家多視  
爲畏途遂與春秋並名孤經夫經何以孤蓋由不得  
其指歸莫操其要領故至此攷禮書自劉向品校二  
戴刪修至鄭康成註小戴禮行於世而學者始有所  
宗乃唐魏徵猶以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  
厥後人各爲書家自立說互相牴牾如王肅一註先

儒多稱之而議禮必反康成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甚該博皇甫侃熊安生注疏並重於時孔穎達常謂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註古今聚訟說愈繁而旨愈晦自夏彝仲提綱出章段始明繼而得彭觀吉省度一說疑團乃破二公又戴氏之羽翼禮經之功臣也富沙方君璞菴以禮經聯捷南宮其長君遠齋亦以禮經同賦鹿鳴倘所稱獲其指歸操其要領者非歟余守四明五載公餘日與諸人士分題講課竊見習禮記者十不得一二嘗思

撮諸解以成書使此經不孤於四明然有志未逮適壬申秋其長君來令慈水謁見時輒與談經因道其尊人有手輯禮記約旨一書欲公諸世乃以全帙索余言爲序余覽之見文約而該旨醒而密刪繁就簡較提綱省度備極精當思自漢初迄於劉向諸家記說不下數百篇戴德約爲八十五篇戴聖又約爲四十九篇今方君於四十九篇中約之又約不繁不漏有要有典寧不足以鼓吹

聖朝之文教振起後學之羣蒙俾此經之不孤於四明



者而且不孤於天下也哉後之有志於戴經者當以是爲指南云

董大宗制藝序

浙東人文之盛以四明爲甲四明門第之盛以董氏爲甲蓋自漢孝子迄今冠裳玉帛垂千餘年而英秀之升方蔚起未艾也戊辰嘉平予奉符涖郡忻遂嚮往素志簿牒之餘輒進士子分題校藝於府庠首拔董子大宗卷觀其文含英咀華雲垂星燦虎豹躍而蛟龍翔太白之噴岍嶷崎海門之汪演浩瀚盡擷而寫之尺幅之中而尤能斂才就法斯豈僅得江山之助者耶已而董子來謁莊莊乎其容也藹藹乎其辭

也信爲經明行修之士韓昌黎云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華未有禡皇臺閣之文而終隱約於蓬藁者予固知大宗必將遇合以文名世矣比年以來時以培風相勵今秋試後大宗歸錄闈菽投予予謂之曰子文神采秀發氣度春容今主考以燕許鉅筆體

聖天子右文之意蒐羅才俊豈能舍茲佳卷及榜發而董子果售也文章有神昌黎根茂膏沃之論不益信而有徵耶大宗出其稿以問世屬予論定予故述平

昔所知大宗者弁於簡端若大宗之文素爲四明之士所推許今舉於鄉浙東西莫不見之行將應南宮之選天下莫不共見之無俟予爲稱賞惟是大宗策名皇路其以敷奏之言著諸功勳炳炳麟麟不徒以人文門第爲邦家光是則予之厚望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